

朱 湘 作

海外寄霓君

青 光 版

海外寄霓肩

朱 湘 作

寬，我的愛妻：

你從設若庵十二月初五寫的“第一封”信我收到了。我後天就要搬家，你的信可以寄到憩軒四兄第一次替你打的信封那裏。我在芝加哥城裏過得好些，身體也好，望你不要記掛。我到今天總共收到你八封信。你信內並不曾提到岳母大人同憩軒四兄的病，想必是都好了。你的奶水不夠，務必要請奶媽子。照我如今這般寄錢，是很夠請奶媽子的，千萬不要省這幾塊錢。小東身體已經不好，如若小時不吃夠奶，一定要短命，那時我決定不依你，小沅你是不用我說就會當心的，所以我也不多講。羅先生到是很幫忙，不過那取衣的錢一定要還他。不知你已還給他了沒有。千萬記得還他。你很可以多寄些魚肉給他，不過千萬告訴他不要叫廚房作，怕的好魚好肉給廚房賺下去了。你還告訴他，我從前在清華同他，同彭光欽先生，還同些別的同學，一同吃羅胖子先生從湘潭寄的魚肉。我當時曾經答應了由家中寄些魚肉給他們再吃一次，你可以多寄些，由他替我請他們罷。我這裏祇好等今年冬天再看寄不寄罷。如今已是春天，你寄時路上怕會壞了，不值得。並且東西寄到美國後，要抽我很重的稅，那時東西不會吃到，倒要賠錢，那才不上算呢。不過夏天

羅先生來美國的時候，他到上海以後，我可以託他在泰豐買些罐頭帶給我。如若上海沒有菌子罐頭，你可以寄三四個罐頭菌子到上海交他帶給我，不能再多，再多他就帶不了，並且太多時怕人查出來。那要罰很多的錢。我新近譯好了一本外國詩，寄到上海，可以先彙四五十塊現錢，我叫他們直接寄到般若庵八號朱小沅，大概陽曆三月底你可以收到。我這幾個月因為搬了兩次家，省而又省，祇省得二十塊美金來，陽曆三月初寄給你，陽曆四月半你可以收到。連着稿費也有九十塊中國錢了。以後希望每月能省十五塊美金寄給你，我這樣省，恐怕書都買不了什麼。我來美國許久，電影同戲一次也不曾看過。等一年之後，你進了學堂，我或者可以多買些書，偶爾添點衣裳。像現今這樣，是決定不成的。不過這我一點也不埋怨。我書儘有的看，因為芝加哥大學●的圖書館極大，要看什麼書，就有什麼書。我的霓妹妹替我帶着一男一女，我每月至少總要有中國錢三十塊寄給她，才放心。

大沅。二月六日 第一封

● 芝加哥是美國第二個大城，生活程度極高，我從前已經告訴過你了。我來這裏，因為最近，車費自己出的，還出得起，並且芝加哥大學極好。

二

霓君，我的愛妻：

從此以後，我決定自己作飯。每月可以寄二十塊美金給你，我自己

還可以買點書，我問了他們內行的人，知道醃魚臘肉這面都可以買得到，不過這人不十分可靠，詳細情形我以後告訴你。我想這他消息你聽了一定很喜歡。一年半載之後，你進了學堂，很可以在這裏面省出一筆錢來。現在已經春天，我的衣服沒有，美國人又是富，我們中國人到這面來，至少不要穿得像叫化子。並且我那本書寄去上海，可以掙四五十塊中國錢，我叫了他們給你寄去，可以支持些時候，所以我不得已，作了春天兩套衣裳。陽曆四月初一我準寄美金卅塊回家。你陽曆五月半可以收到。從陽曆五月起，每月決定能餘卅塊，可以兩個月寄一回。在美國照相，聽說貴的不得了；照六張六寸的，要卅塊美金。所以現在是照不起。無論如何，在美國總要照一次作紀念的。早遲那就不敢講了。魚肉你現在不心寄。還有罐頭之類東西，美國並不貴，也不必託羅先生帶了。鋪花抽稅太高，並且錯的不多，也算了罷。我如今讀書很快活，並且除去寄錢給你以外，我自己每月還能買些自己要看的書，這也叫我高興。我如今立了一個志向，要把全世界上許多國家的詩都掙來讀。這面芝加哥大學的圖書館很大，我要看的這種書大半都有，你想我是多麼快活。大前天本是禮拜，我照例應該寫信給你的，因為看書有趣，看忘記掉了。我今天雖然看了一本好書（荷蘭國的詩）不過我信沒寫，實在不放心。所以把書放下，趕快寫信，省得你記掛。芝加哥這面常常陰天，不像北京，很像南京。長沙我雖然離了好久，我想也是這樣。寫完這信，晚上作夢，夢到我落水，落到水裏去了；你跳進水裏，把我救了出來；當時我感激你，愛你的意思，真是說也說不出來，我當時哭醒了，醒來以後，我想起你從前到現在一片對我的真情，心裏真是一股

說不出的味道。

沉達達。二月十六日第二封

三

寬君，我的愛妻：

接羅先生信，知道戒指事，那自然是當舖玩的鬼，我已經告訴他多認幾個利錢取出來。你託他買東西，不知要買什麼？他並不冇錢，何必託他買？如若已經買了，錢務必照數還他。兩張當票的錢連利錢也要還他。我又作了一本小書，（譯的詩）可以先掣二十塊錢。陽曆五月初頭，你可以收到這筆錢。我今天看中國詩，有一首看了很感動，那首詩是蘇武作的，說：“自從我們二人結髮作夫妻以後，恩愛兩不相疑。但是我明天早晨就要動身去外國了。祇有今天一晚同在一起，那麼就讓我盡量的歡娛罷。我是要動身的人，心裏總記掛着上路，怕誤了時辰，所以我起來看看如今是什麼時候了。你看，天上的參星同辰星都不見了，走了，我要同你分別了。我這是去匈奴，（如今的蒙古），那裏的人是性情不好的：我們再見的時候我也不敢講是那一天。我握住你的手，長歎一聲，想到別離，不覺落下了淚來。你保重身軀，常常記着我們歡樂的時光。我要是活着，一定早歸。要是死了，我作鬼也記到你，不會忘記”。後來這作詩的蘇武隔十九年回了本國，作了一個大官。我想到四五年後我們再見的時候，那是多麼快活的事情啊。 你的蘇武，沉。二月廿一日第三封

電君，我的愛妻：

我好久不曾接到你的信：這我知道，是因為以前我告訴你我要回家，所以你怕我已經動身了，不會寫信給我。我當時告訴你說要回家，是陽曆年底的事情。從基沙到美國的信要四十天左右可以到。一個來回是八十天。如今是陽曆二月底了。我是陽曆正月初到芝加哥的，所以我算算還要等二十天或者半個月才能接到你的信。過了這半個月就好了，以後就能每禮拜有你的信看了。我總共算一算，我寄給你的信總共至少有三十封，你的信我祇收到八封。這就外面看來，好像你對我不起，寫得太少了；其實不然。第一，你當時不知道我的住址。第二，你當時懷着小東。並且你以後的許多封信都是用的掛號，可見得你是極其小心，怕的牠們掉了。其實信寄到美國來，是決定掉不了的。不過信雖掉不了，你用掛號寄來，可見得你是極其小心，怕我萬一接不到，豈不心裏難受？你這樣的替我想，我應當怎樣的愛你敬你。我寫給你的信都沒有掛號，因為我知道信是決失落不了的。你以後的信，也不要掛號了罷。以前烈軒四兄替你打的信封千妥萬妥，決不會失落的。我再等個半年，等手頭鬆動點，很想買一架打字機，錢可以分一年交完，第一個月交十塊，以後每月交五塊，總共一年交給他們六十五塊。平常一次交錢是六十，那樣我是再也買不起的。我再等半個月就搬家，總要般個長久的地方住，省得以後再麻煩了。這是第四封。沅。二月廿八日

五

我愛的寬妹；

昨晚作了一個夢，夢到你，哭醒了：醒過來之後，大哭了一場。不過不能高聲痛快的哭一場，只能抽抽噎噎的，讓眼淚直流到杜衣上，鼻涕梗在鼻孔裏面。今天是禮拜，我看書看得眼睛都痛了，半是因為昨夜哭過的原故，今天有太陽，這在芝加哥算是好天氣了。天上雖然沒有雲，不過薄薄的好像蒙上了一層灰，看來淒慘的很。正對着我的這間房（在二層樓上）從窗子中間，看見一所灰色的房子，這是學校的，一點聲音也聽不見，好像死人一般。房子前面是一塊空地，上面亂堆着些陳舊的木板。我望着這所房，這片地，心裏說不出的恨牠們。我如今簡直像住在監牢裏面，沒有一個人說一句知心的話。有時看見一雙父母帶着子女從窗下路上走過去：這是禮拜日，父親母親工廠內部放了工，所以他們帶了兒子女兒出門散散。我看見他們，真是說不出的羨慕。我如今說起來很好聽，是一個留學生，可是想像工人一樣享一點家庭的福都不能夠。這是多麼可憐又多麼可恨。我寫到這裏，就忽的想起你當時又黃又瘦的面貌來，眼眶裏又酸了一下。祇要在中國活得了命，我又何至于拋了妻子兒女來外國受這種活牢的罪呢。寬君，我的好妹妹，我從前的脾氣實在不好，我知道有許多次是我得罪了你，你千忍萬忍忍不住了，才同我吵鬧的。不過我的情形你應該也明白。我實在是外面受了許多的氣，並且那時一屁股的欠債，又要籌款出洋，我實在是不知道怎樣辦法是

好。我想你總可以饒恕我罷？這次回家之後，我想一定可以過的十分美滿，比從前更好。寫這行的時候，聽到一個搖籃裏的小孩在門外面哭，這是同居的一家新添的孩子，我不知何故，聽到他的哭聲，心中恨他，恨他不是小沅小東，讓我聽了。我又想到你的溫柔，你對我的千情萬意，分開了，不能見面，不能立刻見面，說一句知心話，彼此溫存一下，像從前在京城旅館內初見面時那樣溫存一下。你還記得當時你是怎樣嗎？我靠在你身旁坐下，你身上面上的一股熱氣直撲到我的臉上。（我想我當時的熱氣也一定撲到了你的臉上）我當時心裏說不出的癢癢。後來我要摸你的手，我偷偷的摸到握住，你羞怯怯的好像新娘子一樣，我當時真是說不出的快活。天哪，天哪，但望兩三年後，夫妻都好，再能嘗嘗那種愛情的美味罷。

沅。三月四日第五封

六

寬君，我的愛妻：

昨天剛寫‘第五封’信給你，是寄到葉根香。今天接到你陰曆年底從萬府上寄來的信。尼庵內住，本不妥當。我們遠離，彼此都十分傷心，你怎能住在尼庵裏面？不過住在萬府上，也不方便。你想進學校，辦法比較好些。我並不要你將來作教員經濟獨立，不過是，你單人租房子住既不妥當，住在萬府上也不方便，不如把學堂當作旅館樣住，並且朋友很多，熱鬧些，可以把別離的苦處稍為忘記一點。小沅小東我想或者可以寄住在萬府上，我們自己用工錢僱一個奶娘，並且每月貼補萬府上多少

錢，作爲小沅的飯錢同奶媽的飯錢。小沅將近三歲，能進幼稚園最好進幼稚園。我們要越少驚動親戚越好。隨便你進什麼學堂，不過不要進名氣不好的。你在學堂裏，高興就讀些書，不高興少讀些。這我並不計較，因爲我不是想你將來賺錢作家用，不過因爲你無處可住，自己單身租房子住既不妥當，住在親戚家中又不好意思。你進的學堂總要能讓你天天看得見小沅同小東才好。不然，你同我分開了，又要同小沅小東分開，那還不如不進學堂呢。我看在不曾打聽進學堂以先，你最好看看，萬府上各位是否一齊都歡迎你，你可以向令妹私下商量，說是你同小沅小東可以住在萬府上，不過要萬府上肯受房飯錢才成，不然你是不能住在萬府上的。你可以說萬府上人口很多，並且你要住就住的很長久，（兩三年）你說住十天半個月到可以承受人情，你要住的很久，並且帶了小沅小東，還要僱用人奶媽，一定要他們萬府上受房租同飯錢才成，不然你就一定要搬出來，寧可自己租房子住。我每月（從陽曆五月起）一定能省美金廿塊，除去家用外還很可以省點下來。你爲什麼要搬去萬府上住呢？如是令妹看見你常常獨自傷心，不忍得，要你搬去同她一同住，叫你熱鬧一點，那你就一定要她肯受房錢同飯錢，不然你決定不能住在萬府上。你可以向令妹說萬府上自然是不計較的；不過，我朱家不出房租飯錢，是決不能在萬府上借住的。我很希奇你爲什麼忽然搬去萬府上了。說是我不寄錢給你，我又剛寄給了你一百塊中國錢，至少總能用三個月。我又寄了兩本書回中國，叫他們把錢直接寄給你，那總有八十塊錢，再能用兩個多月。（這是預支的稿費四分之一，以後還有。）用到陽曆六月半，這時我陽曆五月初頭寄你的錢你剛好收到。這一

接上，以後每月四十塊中國錢，是決定不會誤的。所以我想你搬去萬府上一定不會是因為錢的原故。那麼爲何呢？我想一定是令妹一片熱心，姊妹情長，看見你常常想起我流淚，又住在尼庵附近，更易傷心，所以勸你搬去一同住，好減去你的傷心。這是令妹同萬府上的一片好意，我們十分感激。不過這是兩三年的事，並非十天半個月的事。萬府上固然不計較，我朱家却承不了這大的人情呀。並且還有兩個小孩子，還要僱奶媽同女工。所以，萬府上如若不肯受我們的房租飯錢，那你就決定不能住在萬府上。你在外邊租房子住，如若租得到滿意的，常有親戚朋友來住，你不至于寂寞孤單，那就好。我並不一定要你拋開了小沅小東進學堂，我是怕你太覺孤零了，進學堂熱鬧些。這是我替你想的，你總該明白。我在美國住不好的房子，自己作飯，省下來錢寄給你，（這次作衣，是因為春天沒有衣穿，你總該明白。）你對我的一片心總該知道。你爲什麼要說‘將來我們共同生活，金錢獨立，入窮智短，可以收回’這種話傷我的心呢？你寫這封信時候，剛在過年，你看到別人熱鬧，自然難免傷懷。這我並不怪你，你不必因此心中不安，不過以後你總要少說些傷我心的話才好（你信內常說你寄人籬下，你怎能這樣說呢？我們不是夫妻嗎？那麼，你怎能說你寄我籬下，你我非外人呀。）你要知道，我在這裏舉目無親，又沒朋友，就是靠着看看你的信，才減去點寞寂傷感。如若你的信內寫些傷我心的話，我就更覺孤單了。二嫂今天也來了一封信，她信內並且附寄來了你給她的一封信，你向她說，叫她問我可收到了你的信沒有，這叫我十分難受。她以爲我不曾寫過幾封信給你，叫我同你多多寫信，這我不是冤枉嗎？我每禮拜都有信給你。有時四天五天，就

寫一封給你。你的信我一共也收到了九封。你要知道美國的信到中國長沙要四五十天，長沙信來美國又要四五十天，所以一個來回要九十天，也難怪我急着要看你的信。但是你這一問二嫂，好像我不會寫過信給你似的，這我真是冤枉。我雖然難過了半天，不過也不十分怪你，因為夫妻隔的太遠，有些時候難免發生誤會。以後你要多相信我些才好。我對你就是十分相信。我們夫妻明明感情很好，二嫂却以為我不會多寫信給你，這都是因為你不相信我，常常寫信給二嫂說我沒有信給你。不然她何至于把你的信寄給我，叫我多同你通信呢？以後這種地方你應當小心，省得傷我的心。你知道我是好人，我也知道你是好人，我們要彼此多相信點才好。憩軒四兄第一次替你打的信封是不錯的。你的信寄去那裏是會十分妥當轉來給我的。我在美國一切都很小心，身體很強壯，決不會害病，（除了相思病）繡花枕頭抽稅很大，不必寄了，到是等羅先生到了上海之時：你可以寄到上海，寄給他，帶給我。臘魚肉等今年冬天再說。美國畫片我等有錢時候買很多很多寄給你，自己留些，再拏些送親戚朋友。如今先把我來美國坐火車路上買的一些明信片寄給你。（有八張是在日本買的。有一些張同我以前寄給你的那本書中間的一些畫是一樣的。）你可以看着拏些送親戚朋友。這封信寫得太長，讓我簡單說幾句：如今的辦法有四條：（一）你帶小沅小東住在萬府上，自己僱奶媽女工，付房租飯錢，最好是他們有幾間空房租給你，自己的女工作飯。（二）你進學堂，（要每天能看小沅小東。）小沅小東寄住在萬府上，我們自己僱奶媽，並且每月送萬府上多少錢作為奶媽飯錢。（小沅能進幼稚園最好，不能進也要算飯錢給萬府上）。（三）

在外面找妥當房子，常同親戚朋友來往，省得孤單。(四)進學堂，小沅小東寄養在別人家。這四條辦法中，第(三)條最好。第(一)條第二，第(二)條第三，第(四)條第四。望早日定規，告訴我聽。還有一件事，小沅名海士，字伯智；小東名雪，字燕支。(就是麝脂)定名如此的原因，下次告訴你。

沅。三月五日第六封

七

寬君·我親愛的：

這是第七封。掛號寄給你的許多美術明信片想必早已收到。關於小沅小東你自然會帶，不用我多說。不過有兩件事情怕你大意，要告訴你一句。第一要讓他們早睡，睡得太遲是于小孩子有傷的。九點鐘以前，小沅就要睡了，不可再遲。小東還可以睡早些。第二他們要吃零嘴，都要大店裏買，千萬不要買街上的担子挑的。尤其是夏天，更危險的不得了。最好你上街時候順路買些點心。(要大點心店的)回家藏在磁缸子中間，他們要吃時候給些他們。所以小沅小東你得特別小心。前幾天我在夜裏夢到同你相會，同在一牀，兩人在枕邊說了許多許多恩愛的話才睡。在外國的這幾年我總要好好的混個名聲回去，並且把身子保護得一點病沒有的回去，省得像某某那樣，生出來的孩子有軟骨病。(這個我們自己心內知道好了，千萬不要向別人說。)如今芝加哥已經暖和起來了，草也綠了。天氣一好，精神上舒服得多。如今不是自己作飯，怕的太麻煩，並且一個人作飯也不算。不過我說的每個月寄

那麼多錢給你，那是不會錯的。只好在我自己身上想法子來省了。還有常常寄許多畫片給你，那也是不會誤事的。等下個月我就寫信買去。美國零碎東西我有時也要買些留着，回國時帶給你。不能就寄，因為太費事。總要回國之時讓你看見許多希奇古怪的東西，小沅小東也要有許多玩意兒。那時我的身子送到了你的懷中，並且也有許多有趣的東西送到了你的手中。電君，電君，你知道我現在是多麼愛你啊！我回國以後，要作一個一百分好的丈夫，要作一個一百分好的父親。

沅。三月十四日

八

電君親愛：

今天我上街，特別買了些寫信給你用的信紙信封。我還買了髮網，是剪了頭髮的女學生用的，如今附在信內寄給你。這是雙線的，是真頭髮。單線的是絲線。單線的不知是不是剪了頭髮的女子用的，你總試得出來。我這是外行。不是雙線的上面寫明了“剪髮的女子用”，我還不知道呢。也有留頭用的一種，你如若想送人，我以後再買些寄給你。雙線的中國兩錢角一個，單線的一角一個，在美國總算便宜了。倘如你用的很合式，以後我再買給你。雙線的是黑色，單線的是棕色。還有一種我看簡直是白色，但是夥計說是淡棕。因為外國女人的頭髮有好多種顏色：黑，赭，黃，淡黃（帶白色）。所以髮網也作了許多種顏色的。我寄的這一對，單線的上面有鬆緊帶。這一對網子的大小不知你合用

不！大概大大小小的樣式很多，以後你試用了，可以告訴我這幾個合你用不。如不合用，是再要加大多少，或是減小多少。在芝加哥出門坐汽車太貴，一點鐘大概要五塊美金，坐不起。他們的汽車論路的遠近算錢，車夫身邊有一隻匣子，是一隻計錢表，起碼三角五美金，走了一截路，那表一定會答刺一響加一角，就這樣加上去。我從前由亞坡屯到芝加哥，下火車後，由車站坐這種作生意的汽車，車子通黃的，（遍美國的汽車生意大半都被這種黃汽車包攬去了）坐了半點鐘花去三塊錢。因為初到，並且有行李，只好坐他。那表自開自關，車夫也作不了鬼。還有電車，很便宜，只要七分，可以換一次車，不加錢。我今天上街坐車，總坐了半點多鐘，只花了七分錢，回來也一樣七分。電車有好有醜，大半是兩人一張籐椅。比上海的頭等電車好得多，也便宜得多。沉。三月十七日第八封

九

電妹親愛：

接到你正月廿晚的信說，有十天沒有接到信，到電影院看電影看得很傷心。那些信紙上面有許多紅印子，那自然是你流的眼淚了，我極其難受。親愛的妹妹，我不曾害病，外面我少出門，汽車等等危險也沒遇到，你放心罷。那時我剛從亞坡屯到芝加哥來，忙了一陣，所以十天你不曾接到我的信。這封信是第九封。九封以前，我曾經從芝加哥寫過陽曆一月六日、十五日、廿一日、卅十一日，四封信給你。二月六日起，是第一封。所以我到芝加哥以後，總共寫過十三封信給你，平均常是六天一封。不

知你都收到了沒有。你作夢夢見我很瘦，你不忍心，可見你對我的心腸極好，我聽到了是多麼快活高興。我們的愛情是天長地久，只要把這三年過了，便是夫妻團圓，兒女齊前，那是多麼快活的事情。能夠早回，一定早歸。外國實在不如我們在一起時那麼有味；舉目無親，悶時只有看書。身體還好，倒免得你記掛。我自然要考到了一個名氣再回國，不然落入恥笑，也混不了飯吃。外國照相貴的不得了，但是我總要照一次，大概等三個月，陽曆六月總可以照好寄給你。芝加哥大學與別的學堂不同。別的學堂都是一年分兩學期，另有暑假，芝加哥大學是一年分作四學季，夏天也算一學季，用功的學生夏天也可以念書，這樣多念功課，可以早些畢業。我的身體如若不壞，夏天我是照常上課，那樣我在明年陽曆八月底便可畢業得學士。得了學士以後，念三季的書，便得碩士，那就是後年陽曆六月半。考到碩士以後，考不考博士呢？那就臨時再講罷。考博士要大後年陽曆一九三一年（就是辛未年）年底才能回國。這是說加工讀書，暑假都不停的話。如若身體受不住這番苦工，或是我們分離過久，彼此想得太厲害；那時候我恐怕考完碩士，由歐洲經過英國、法國、意大利等等回中國。從前說的兩年得博士，那是笑話，因為初來美國，情形不明白；如今知道，是決辦不到的。無論何人來美國，都是四五年才考到博士，有的學醫，簡直要八年。如今春天了，常常出太陽，心裏覺得爽快許多。從前來芝加哥是冬天，陰沈沈的，實在不舒服。我翻譯了兩首中國詩。登在芝加哥大學學生出的鳳凰雜誌上，想必你聽到了快活，所以我特別告訴你。熟人請我去博物館，那房子不用說是很大，裏面都是些動物的標本模型，有一架鯨魚頭的骨頭總有一

丈長，那整個鯨魚活的時候至少總有四丈長。你還記得我們從天津到上海的船上看見的鯨魚嗎？我這次在太平洋上作了一首詩，裏面有幾句是這樣：

我要乘船舶高航，
在這汪洋：
看浪花叢簇，
似白鷗升沒，
看波瀾似龍脊低昂，
還有鯨雛
戲洪濤跳擲顛狂。

這裏面末了兩句你看見了一定還記得當時的情景。博物館中獅子老虎自然是有的，還有一架骨頭，頸子特別長，與身子高一般，總共算起來，從頭到腳至少有一丈。這獸在外國叫“吉拉伏”，如今已是絕種了，就是我們中國說的麒麟。吉拉伏性子是很溫和的，牠那麼長的頸子是用來伸到樹上吃樹葉子的。我們中國說麒麟不吃肉，光吃草葉，正是一樣。還有一個怪獸，（這是標本，同活的一般，便是活的拏藥水作出，再也不會爛）。這獸很像熊，有狗那麼大，最奇怪的是牠的嘴，有一兩尺長，像一柄錐子一樣。這東西名叫“食蟻獸”，那細而長的嘴，就是用來伸進螞蟻洞中去吃螞蟻的。螞蟻那麼小的東西居然把牠養得同狗一樣大，你看這奇怪不？還有許多鳥，掛在玻璃窗櫥之內，那櫥總有一丈寬一丈高，五尺深。有的拏真的樹作成樹林，背後兩邊再畫一張假樹林加了天囉山囉，鳥兒有的歇在枝上，有的飛歇在空中。水鳥的窗櫥是用真水作